

Y10 现代图书馆

上帝之肋

一部男人的文化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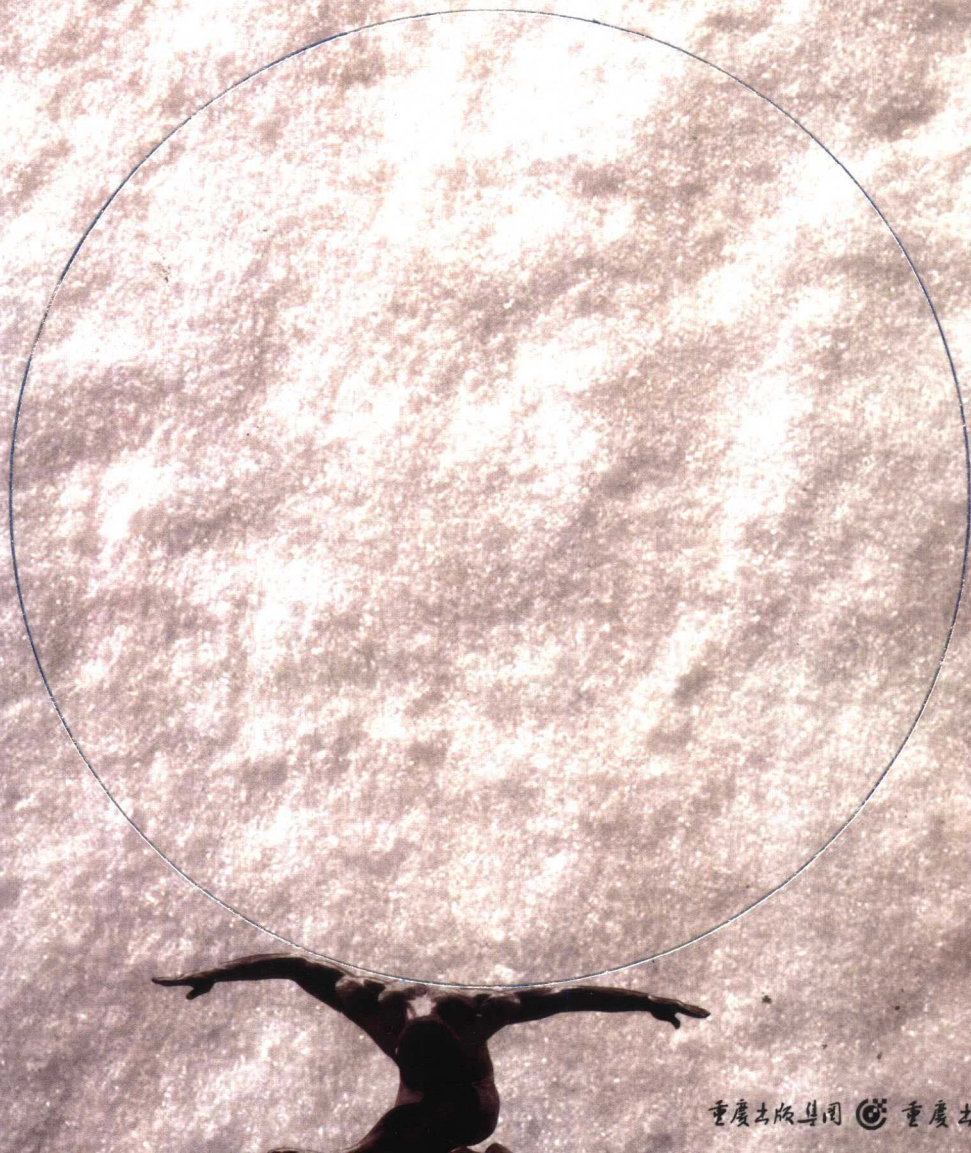
IRON JOHN

A Book About Men

[美] 罗伯特·布莱 著

By Robert Bly

田国力 卢文戈 译

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上帝之肋

一部男人的文化史

IRON JOHN

A Book About Men

[美] 罗伯特·布莱 著

By Robert Bly

田国力 卢文戈 译

IRON JOHN by Robert Bly

Copyright © 1990 by Robert Bly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orges Borchardt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贸核渝字(2005)第105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帝之肋/[美]罗伯特·布莱著;田国力、卢文戈译.-重庆:

重庆出版社,2006.10

书名原文:Iron John

ISBN 7-5366-8109-7

I. 上… II. ①罗…②田…③卢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12414号

上帝之肋

SHANG DI ZHI LEI

[美]罗伯特·布莱著

田国力 卢文戈译

出版人:罗小卫

策划: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陈建军 毛珂

特约编辑:张慧哲

封面设计:奇文云海工作室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E-MAIL: sales@alpha-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18.75 字数:260千

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致电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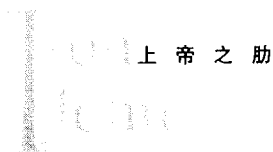
前言

F o r e w o r d

现在，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要而富有成果的时刻，因为对男人来说，大众文化所给予的成年男性的形象显然已是陈词滥调；男人无法再依赖于这样的形象。一个男人到了三十五岁便会知晓，他在高中所接受的关于正常的男人、坚强的男人、真实的男人的形象在生活中并不灵验，这样的男人正在接受关于男人是什么或可以是什么的新观念。

那些炉畔故事以及那些迷人的神话，在无数的男人女人口中代代相传，就如一股清泉幽幽地渗入五十英尺厚的土壤。如今我们仍然相信其中的形象，更甚于相信安徒生所虚构的形象。这些老故事中的意象——悄悄地从妈妈的枕头底下偷出了那把钥匙；拾起一根从燃烧的火烈鸟胸膛上掉落的羽毛；找到沉睡湖底的野人；沿着那条伤痛的生长之路穿过森林，然后猛然发现这条路径某位神明也曾经走过。这些意象注定要缓慢地渗入骨髓，而一旦你接纳了它们，一切都会逐渐展现。

从古代神话中，我们知道了宙斯能量。他是绝对的具有领导能力的男性化身，当然，在流行文化里，这个形象被一次次宣告并不存在；从亚瑟王的故事



中，我们明白了，一个男性精神导师的出现对于年轻人的生活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；从“铁人约翰”的故事里，我们又明白了另外一件事情的重要性，那就是我们应该从母亲的世界走进父亲的世界。从所有启蒙故事里我们深深地懂得了一个道理：我们应该把父母亲的期望干干净净地忘掉，然后找到另外一个“父亲”，或者说另外一个“国王”。

我们说，世界上有男性和女性的启蒙过程，也有整个人类的启蒙过程。本书只谈男性的启蒙问题。但是，首先声明一点，那就是，作者无意通过本书把男人和女人对立起来，也不想把男人说成作威作福的极权化身，因为女人和女人的价值已经被这种极权压抑了几个世纪。本书也无意向女权运动提出挑战。其实，男性运动和女权运动是紧密相连的两项运动，惟一的区别只是它们的时刻表不一样罢了。自工业革命起，男人们的不幸便愈演愈烈，直到今天，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深的程度，我们再也不能视若无睹了！

其实，男人的阴暗面尽人皆知。他们疯狂地挖掘地球资源，贬低甚至侮辱妇女。还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，他们妄想发动种族战争。遗传基因导致了他们的不幸，但是我们也无法否认文化和环境的作用。再有，在那些有缺陷的神话故事里，男人们心灵深处的感受被完全忽视了，男人们被悬在空中而不是被放到地上，他们接受的教育使他们对不公平的权力俯首称臣，他们被人当作幼稚的小孩子，而且，无论男人还是女人，都被卷入了工业的统治力量之中，工业系统排除了女权制，同时也把父权制拒之门外。

书中内容多为对异性恋男人的忠告，但是很少提到同性恋男人。18世纪以前，人们还没有使用同性恋这个词，那时男性同性恋者被视为男性大家庭的一员。在我看来，神话故事里的异性恋男人和同性恋男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

书中提到了“野人”这个词。“野人”和“蛮人”的差别贯穿始终，极其重要。“蛮人”这一概念是指那些对人的灵魂、大地和整个人类都会造成巨大损害的人。所以我们说，一个“蛮人”，即便他受了伤，他也不会仔细地检查。反观“野人”，他对自己的伤痛会仔细地检查，就像一位禅师，萨满教巫师或森林居民，不管怎样他和“蛮人”绝对不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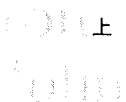
在飞鸟的脑子里，在它们的记忆里，所有以下这些知识都会被好好地储存

起来：怎样在一棵光秃秃的树上筑巢，如何找到更好的地方过冬，或者用什么办法才能跳出更迷人的交配舞，等等。然而，对于人类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当人类遇到新情况新问题的时候，他们能清醒地认识到，自己需要很大的灵活性才能把事情处理好，于是，他们往往把自己的知识经验保存在本能的记忆系统之外，比如用故事的形式，这些故事包括童话、传说、神话，以及火炉边传诵的故事。故事可以说是我们储存处事新办法的仓库，以供我们在传统和通行的办法都行不通时采纳。

近几个世纪以来，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的代表有乔治·格罗泰克，格德杰夫，卡尔·荣格，亨利希·齐默，约瑟夫·坎贝尔，乔治·杜美齐尔。冯·弗朗茨是我的第一位老师，她从事诠释童话故事的工作。就像她在自己许多著作中对于女性故事那样，我也力图对于男性故事矢志不渝。

在我进入男性研究这个领域之前，许多前辈们已经开始从事这项工作，本书吸收了这些作家的成果。我要提到的第一位作家是亚历山大·密契里希，他是一位德国分析家，于1981年去世。还有许多伟大的英国思想家，至今也让我难以忘怀。过去的八年里，我曾经愉快地执教过以下这些先生们，在这期间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知识。他们是迈克尔·米德，詹姆斯·希尔曼，特里·多布森，罗伯特·摩尔，约翰·斯托克司，等等。我还要感谢基思·汤普森，感谢他兴趣高昂地给我提供了研究男人的资料，而且，第一章的内容就是有幸得到他的教诲之后才得以重写而成的。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，威廉·帕特里克先生，感谢他殚精竭虑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。

同时，我还要向许许多多的男士们致敬，感谢他们信任我、耐心地听我说话；感谢他们给了我无上的荣耀，因为他们非常信任我，给我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。哪怕有些人只是唱了一首歌，跳了一曲舞，抑或只是哭噎不止，泪流满面。但对于我来说，都是难得的收获。我在本书中提出了成人的八个阶段，有的读者可能对这八个阶段的次序有不同的看法，有的读者甚至会给出完全不同的阶段。正所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就让我们共勉吧。路是我们用脚走出来的，正如安东尼奥·马卡多所言：



上帝之肋

行路人啊！你的面前本没有路，
只有风儿掠过海面。

1000 个 目 录

前言.....	1
第一章 枕头和钥匙.....	1
第二章 当一根头发变成了金子.....	31
第三章 灰烬，下落和悲伤之路.....	63
第四章 父亲不在时对国王的渴望.....	103
第五章 花园里邂逅神女.....	139
第六章 复活内心的勇士.....	167
第七章 驾驭红马、白马及黑马.....	203
第八章 来自“国王”的手下的创伤.....	231
后序.....	265
铁人约翰的故事.....	277

第一章
枕头和钥匙



IRON JOHN
A Book About Men

我们不厌其烦地谈论“美国男人”，似乎他们身上存在着某种几十年或者十年恒常不变的品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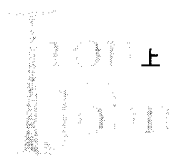
当今的美国男人不再是 1630 年来到新英格兰的快乐的农民了。他们不再是老脑筋，他们不再以内向的性格为荣，他们不会坐在没有取暖设备的教堂里连做三遍祷告。在南方，富裕的受母亲制约的种植园主也发展壮大，但这两种“美国男人”都不像之后东北部发达起来的贪婪的铁路承包商。而不计后果、为所欲为的西部文明移民也不像他们。

即使在我们自己的年代，公认的模范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举个例子说，在 20 世纪 50 年代，这样一种美国人越来越凸显出来，成为大多数人认可的模范。这就是 50 年代的男人。

上班起早贪黑，干活尽职尽责，养家糊口，遵规守纪。里根就是这类人的典型——固执而坚忍不拔。这类人弄不懂女人的心，却颇为赏识女人的身体；他们的文化观和文化观的美国部分幼稚而乐观。他们大都有坚忍不拔、信心十足的品质，但在他们魅力十足、虚张声势的外表下，还有另外的三个特征：孤立、清贫、被动。他们需要通过自己的敌人来证明自己还活着。

50 年代的男人喜欢橄榄球，好斗，他们维护美国，从不流泪，只是默默奉献。但在这些男人的身上，善于接纳和对人友善的品质消失了。他们的个性缺乏洋溢感。他们还缺乏同情心，正是这点怂恿了他们对越战的狂热；就像后来的里根，他的头脑中缺乏那种我们称之为“和平之心”的东西，这使得他对萨尔瓦多那些手无寸铁的人，对这里的老人、失业者、上学的孩子，乃至对穷人都铁石心肠、残暴野蛮。

50 年代的男人清楚地知道男人该是什么样，男人的职责是什么，但他们自



身孤立和片面的观念弄得他们危机四伏。

到了60年代，又出现了另外一类男人。越战的荒废和暴虐让他们质疑，自己是否真的知道一个成年男人是什么样子？如果成年等于越战，他们对成年还有一丝一毫的向往吗？同时，女权运动激励男人们开始真切地审视女人，迫使他们开始理解50年代男人苦苦逃避的担忧和苦楚。随着男人们开始正视女人的过去和她们的感受，一些人开始留意并专注他们自己的所谓“女性”的那一面。女权运动一直持续到了今天，我敢说，当代男人或多或少地都曾卷入其中。

这场运动留下了某些美好的东西，我是说男人们开始习惯于迎合并培养自己的女权意识。这一点很重要。可是我也觉察到哪里出了问题。过去的二十年中，男人变得越发体贴和绅士了。但经历了这场运动，他们却变得越来越不自由了。一个男孩，能让自己的妈妈还有自己的同居女友高兴，他就是好男孩。

到了70年代，我开始觉察到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，我们可以称之为“软男人”现象。时至今日，有时你看看窗外的人群，没准其中一半的年轻男性都是被我称之为“软”的男人。他们很可爱，他们令人钦佩。我喜欢他们，因为他们对破坏地球和发动战争不感兴趣。从他们的所有本性和生活方式中，你可以看到他们对待生活温和友善的态度。

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并不快乐。你很快就会发觉他们身上缺乏活力。他们在维护生命，而不是真正地给予生命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你会经常看到这些男人和强壮的女人在一起，而那些女人又恰恰是活力四射。

我们这里有一位优雅的年轻人，从生态学的角度看，他优于他的父辈，他对全世界和平相处深表赞同，然而他本人却了无生气。

毕业于60年代的、那些强壮的给予生命的女人，或者说继承了老一辈精神的女人，她们生育了维护生命但却不能给予生命的男人，她们的作用可谓不可或缺。

我记得60年代有一款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这样说：“男人越说不，女人越说是。”我们承认抵抗潮流是需要勇气的——要么蹲监狱，要么移民加拿大，这和应征入伍开赴越南战场差不多。但是二十年前的女人会说，自己绝对更喜欢既温柔又能容纳对方的男人。

所以男人的成长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种偏爱的影响。不能容纳对方的男人总是被视为暴力，能够容纳对方的男人往往得到赏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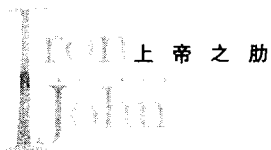
在那个年代，一些活力四射的女人会选择温柔的男人作情人，兴许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选他们做儿子。90年代的现在，她们仍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。夫妇中“阳刚”之气并没有被重新分配，哪怕只是一两次。年轻男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选择更强健的女人，而女人们也开始心仪更温柔的男人。这种现象在当时看来不失为好的安排，然而，在我们忍受这种现象足够长的时间之后，我们发现那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

在早期的男人聚会中，当这些男人给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之后，我第一次了解到了这些“软”男人的苦痛。1980年，新墨西哥州的喇嘛会社邀我去给他们作报告，只给男人讲。这是他们第一次聚会，大约有四十人参加。每一天我们都专注于一个希腊神或一个老故事，接着下午晚些时候我们聚在一起谈心。年纪小一点的男人讲话时，五分钟之内就会哭出来，这种情形司空见惯。这些男人的悲痛和苦恼让我震惊不已。

他们苦痛的一部分源于远离他们的父亲，他们敏锐但只是部分地感受到婚姻或两性关系中的麻烦。他们已经学会了容纳对方，但这仍不足以帮他们度过婚姻的难关。每一种关系都会偶尔需要一种强烈的东西：男人该有，女人也该有。但在真正需要的时候，年轻人往往又英雄气短了。他努力酝酿，但往往很快又会需要另外一种东西——为了爱情，为了生活。

“软”男人会说：“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，我把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看得同等重要，我会照料你，我会安慰你。”但是他想要什么却说不出口，一说到这个话题他就卡壳。他空有决心，可惜，没胆。

在《奥德赛》中，赫耳墨斯命令奥德修斯，一旦自己逼近喀耳刻（某一种母权力量的代表），他要么举剑，要么亮剑。起初，许多年轻人很难分清什么是亮剑，什么是伤人。一个男人，一个被赋予60年代某种特殊精神和情怀的肉体，一个居然在圣克鲁斯郊外的树上生活了一年的人，当他手中握剑的时候，他会发现自己已经举不起胳膊。他已经深深地牢记不能伤人，于是他不但举不起剑，甚至都不敢看一眼剑上反射的阳光。然而，亮剑并不一定等于战斗，它



同样可以表示一个可喜的决断。

变得温柔，变得能容纳，变得“向女性发展”，许多美国男人所选择的这一历程是一个有巨大价值的历程。但是，前方路漫漫，何处是终点？

寻找“铁人约翰”

有一个叫“铁人约翰”或“铁人汉斯”的童话故事谈到，男人可以有第三种类型，也可以称作第三种模式。在1820年的时候，格林兄弟整理完成了这个故事，但实际上，这个故事已经流传了一两万年。

故事是这样开始的：

在一个国王的城堡附近，有一片广袤的森林，森林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：一旦猎人们走进这片森林，他们就再也没有音信，最后没有一个人能回来。后来，又有二十个勇敢的人走了进去，结果还是无一生还。很自然地，人们开始觉得，那片森林里一定存在着某种奇怪的东西，从此，再没有人敢踏进那个地方一步。

终于有一天，一个谁也不认识的猎人出现在国王的城堡里。这个猎人对大家说：“我能帮大家做些什么吗？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事情要我去做？”

国王说：“要说有的话，我只能说附近的森林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。所有走进那片林地的人没有一个能回来的，或者说返回率不是很高。”

“这正是我想做的事。”那个年轻人回答。说完，他就走进了森林。而且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，他是孤身一人去的，惟一陪伴他的是一条狗。年轻人漫无目的地在森林里游荡着，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池塘旁边。突然，一只巨手从池塘里伸了出来，猛地抓住那条狗，一下子把它拽进了水里。

此时，年轻人并没有惊慌失措，只是淡淡地说，“哦，就是这个地

方了”。

年轻人是那么地珍爱自己的那条狗，他舍不得抛下它不管，但实在没办法，他只能先回到城堡再去想办法。到了城堡后，他找来了三个年轻人，让他们每个人带上一只木桶，然后回到森林的那个池塘边，开始舀水。要是没亲身体验过这件事情的话，你根本无法想像那是一个多么漫长而艰辛的工作。

终于，他们舀干了池水。

池底睡着一个巨人！一个从头到脚长满了毛的巨人。他所有的毛发就像生了锈的铁一样，带着微微的红色。他们把巨人带回城堡关了起来。随后，国王把巨人关进了院子里的一个大铁笼子，给他起了个名字叫“铁人约翰”，然后把钥匙交给了王后。

故事讲到这儿，先让我们停一下。

在一个恰当的时候，如果一个当代男人仔细审视自己的灵魂的话，在自己心灵深处的那一潭池水下面，在一个很久以来都没有人曾经触及的角落里，他也会发现一个远古时代的、毛发丛生的巨人。

从神话学的角度看，毛发，一般来说象征着本能、性和原始。那么，我想说的就是，一个非常非常现代的男人，在他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，也睡着一个这样的巨人——一个原始的，一个从头到脚毛发丛生的巨人。和这个“野人”进行“对话”，正是 80 年代或 90 年代的男人们应该迈出的重要一步。而我们的当代文明，又恰恰应该开始那个“舀水”的过程。

故事微妙地暗示我们，变化会带给我们恐惧，那个巨人带给人们的却不仅仅是一点点的恐惧。当一个男人开始发展、强化自己善于容纳的一面，忽视原始的、活跃的一面的时候，他通常会发现他所经历的是那么美妙。他开始写诗，他也能出去漫游或在海边静静地呆坐，他会发现，做爱的时候，他再也不用采取上位。他还会变得深具同情之心。总之，他将生活在一个新的、乱哄哄的、令人惊讶的世界里。

但是，穿过池水去触摸池底的巨人却完完全全是另外一回事。站起来的巨

人很恐怖，尤其是现在，当大家已经费尽心机地制造了一个干净的、无毛的、浅显的男人形象的时候，这个巨人显得更加恐怖。当一个男人迎接他的回应，或者，我们换个说法，迎接他精神中的女人时，他通常觉得更温暖，更友好，更有活力。但是，当他靠近我所说的“深层的男人”的时候，他会感到很危险。迎接“毛人”是一件可怕的、危险的事情，而且，一个人需要具有与众不同的勇气才能做得到。与铁人约翰交流，需要一个人自愿地屈尊于男人的心灵之中。而且，他还要能接受那里的黑暗，包括“富于营养”的黑暗。

多少年以来，工业社会已经不止一次地警告那些年轻的商人们，要他们远离“铁人约翰”，当然，基督教堂也同样不太欢迎他。

弗洛伊德、荣格和威尔海姆·赖希是三个勇者。他们潜入了池底，并且勇敢地接受了他们在池中发现的东西。现代人要做的只不过是沿着他们的脚印前进罢了。

一些人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，他们已经把那个“毛人”从自己心灵的池水中打捞上来，而且，这个“毛人”就生活在他们的院子里。“在院子里”的意思是这个人或者这种文明已经把“毛人”放到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，在那个地方我们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见他。相对于把他关在地窖里，这个做法本身无疑是一个进步。要知道，每一种文明社会里都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决定了他只能呆在地窖里。当然，不管他是呆在院子里，还是呆在地窖里，其实，他仍然是被囚在“笼子”里。

丢失的金球

现在回到我们的故事。

一天，国王八岁的儿子在院子里玩他那个心爱的金球，一不小心，球滚进了关“野人”的笼子里。男孩要想拿回他的金球，就必须走到笼子旁边，靠近那个“毛人”，并开口向他讨要。很明显，这是件麻烦事。

那个金球提醒了我们一件事，那就是，在孩提时代，在我们被划分成男人和女人、穷人和富人以及好人和坏人之前，我们都有一种个性的统一。这种统

一像一种辐射，或者说是一个整合。而那个球，和太阳一样，是圆圆的，金黄的，也像太阳一样从内部散发出一种辐射。

我们应当提起注意的是，那个男孩只有八岁。不管你是男孩还是女孩，我们每一个人在八岁左右的时候都丢东西。即使在幼儿园的时候，我们的金球还在，等我们到了小学，球可能会弄丢了。不管小学的时候我们保留着什么，到了高中，我们还是会把它们弄丢了。在《青蛙王子》这个故事里，公主的球不就是掉进了井里吗？一旦金球被弄丢了，不管我们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我们都会穷尽一生去找回属于我们的那个金球。

要想找回我们的金球，我想首先第一步该做的必须是：坚定不移地、清清楚楚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，那就是——球丢了。弗洛伊德曾经说：“孩子的智慧魅力四射，光彩照人；大人的智力衰弱无力，平平庸庸。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反差啊！”

这样看来，金球究竟在哪里？如果用比喻的办法给出一个答案的话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：60年代的文明曾告诉男人们，具有下述的特性就可以找到他们的金球，那就是灵敏性、接受能力、协作和不好斗。然而，许多男人彻底地放弃了他们好斗的本性，但直到今天也没能找到他们的金球。

“铁人约翰”这个故事讲述了这样一个事实，那就是：一个男人永远不要试图在女性王国里找到他们的金球。因为球不在那里。曾经有一个新郎偷偷地请求他的新娘把他的金球还给他。我想，新娘如果有的话，就一定会把球还给新郎。因为，根据我的经验，没有一个女人会有意阻挠一个男人的成长。可惜新娘给不出金球，因为她压根就没有。更糟糕的是，她也把自己的球弄丢了，她也找不到它。

简单地说，50年代的男人只想让女人归还他们的金球，而60年代和70年代的男人们是向自己内心里女性的一面寻找金球，但成功的例子同样不多。

铁人约翰的故事提出，金球是在“野人”的那个有磁性的领地里。当然，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太难理解了。所以，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：男人的辐射能量并没有隐藏或定居在女性王国里，也没有在那里等我们；同样也不在硬派男子约翰·韦恩的王国里，而是深深地隐藏在阳性世界的某个有磁性的